

Always
want to run away,
but always stay.

Lens

视觉

No. 014

艺术能让我更好地忍受生活
如果某张照片能让人们浮想
联翩，就再好不过了

现在，我不怕变老了
我是个内向的人，不喜欢跟陌生人多说话，
却靠和陌生人说话谋生

总想逃跑，却还在这里

什么是你渴望的？/ 什么是你拥有的？



008

艺术能让我更好地忍受生活

022

如果某张照片能让人们浮想联翩，
就最好不过了。

052

“现在，我不怕变老了。”

068

我是个内向的人，不喜欢跟陌生人多说话，
却靠和陌生人说话谋生。

148

“人偶虽然不曾回应，却也因此无法伤害。”

160

2025 34亿



微信：WeLens



微信：一朵药片



微博：@WeLens



原创视频：重逢岛

出版人 & 主编 / 法满
副主编 / 娄军

编审 / 冯玥
编辑总监 / 胡阳潇潇

设计 / 赵玮玮
图片处理 / 贺红羽

法律顾问 / 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

Lens 邮箱
editor@lensmagazine.com.cn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视觉. 14. 总想逃跑，却还在这里 / Lens 著. -- 北
京：中信出版社，2018.10
ISBN 978-7-5086-9453-5

I. ①视… II. ①L… III. ①文化-介绍-世界
IV. ①G1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6741号

视觉. 14. 总想逃跑，却还在这里

策划编辑：蔡欣
责任编辑：李英
营销编辑：王雨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（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）
承印者：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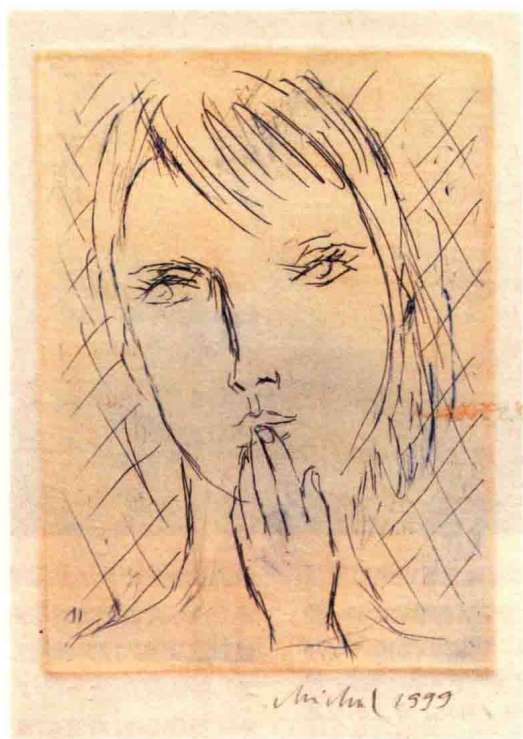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11 字数：196千字
版次：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：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书号：ISBN 978-7-5086-9453-5
定价：5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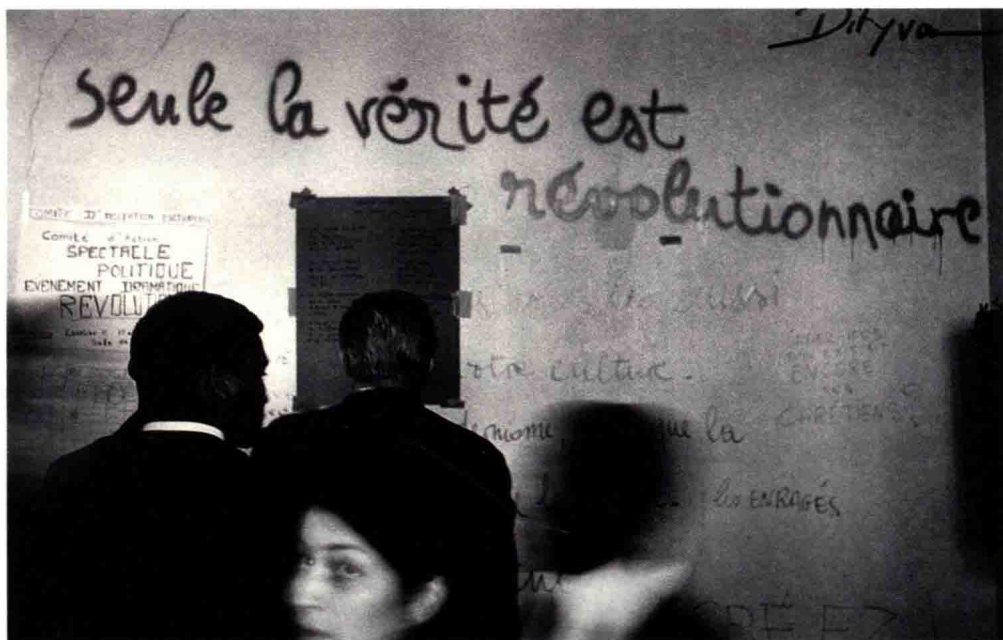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

“认识你自身吧”，这一格言既有害又可恶。凡是只顾观察自我者，就停止发展了。毛虫若是专心“认识自身”，就永远也变不成蝴蝶了。

法国作家安德烈·纪德（André Gide）如此写道。他生活在一个价值观更替、混乱的时代，但他一直努力想去看清周围的现实。在他看来，“一个伟大的人只有唯一的欲望：尽可能地有人性，即便有堕入平凡的危险也在所不惜。唯有如此，他才会充分地发展他的个性……相反，从通常意义的人性缩回狭隘的自我的人，会在人性的孤独中枯萎。”另外，他反对那些虚伪的教养：“教养画出的路是笔直的，而没有益处的、曲折的路却正是天才的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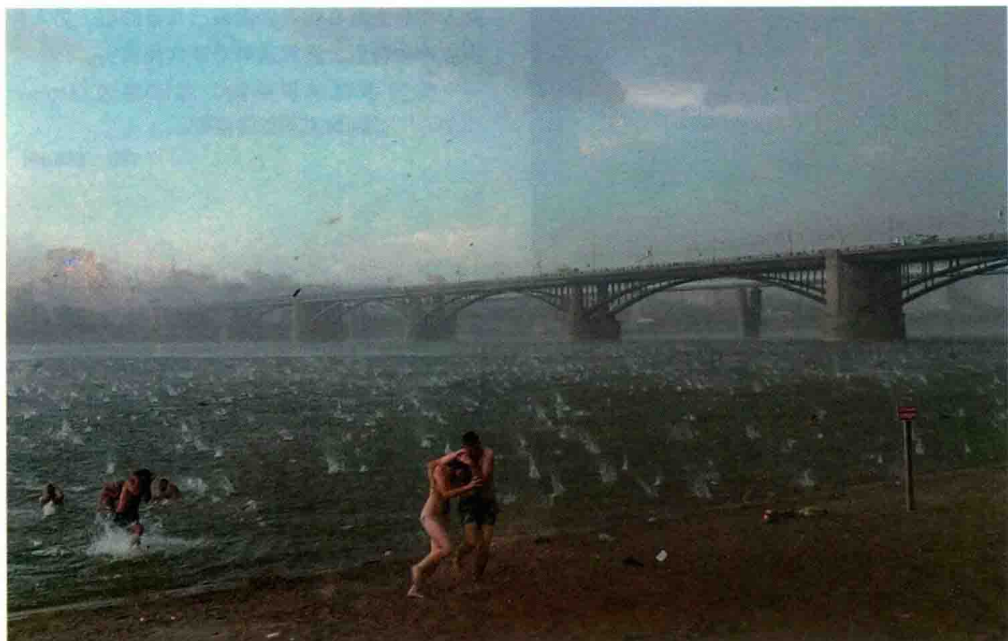
做现实主义者，寻求实现不可能之事。

——法国“五月风暴”示威学生写在围墙上的一句口号。2018年是“五月风暴”爆发50周年。1968年3月22日，巴黎南泰尔文学院学生进行集会，抗议政府逮捕反越南战争的学生。此后，学生抗议活动迭起，至5月初发展至高潮。接着，数百万工人大罢工声援学生，国家一度濒于瘫痪。风潮后来虽然过去，却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上图中为当时出现在巴黎三大桑西耶校区另一句著名口号：只有现实是革命的。

我们找到一个人，然后要求他/她能给我们过去整个社区才能提供的东西：归属感、身份感、一以贯之的安全感；安慰、新奇、可预见性、惊喜……

——美国印度裔喜剧演员阿兹·安萨里 (Aziz Ansari) 认为，人们对现代婚姻期望过高，不仅让婚姻作为一种经济制度“提供育儿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合作，以及继承权和彼此陪伴”，还要求伴侣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、值得信任的知己和火辣的爱人”，此外还建构了“灵魂伴侣”这一大众神话。显然，这样的角色是很难找到的。





我们就像两条因为抢一块骨头而牙齿都被挂住的狗，拥抱着令人绝望的旧信仰——认为我们是对方最好和最深刻的部分，认为我们已经驱散了彼此的孤独，认为我们会为对方的存在而辩护。

——2017年去世的美国女作家**安·比尔斯坦 (Ann Birstein)** 如此描摹被爱情和婚姻捆绑住的男女。她一直在描摹同时代美国人的生活，记录了人们对社会和性的失望。“她笔下的几乎所有人物都苦笑着意识到：顽固的现实会不断辜负他们所有的幻想和期望。”评论者如此评价她的文学世界。

欺骗出现得如此频密，以至于人们会在某一刻觉得：全世界都是舞台布景，男人和女人只是玩家……我们生活在一个“主观真实”的世界里，每件事都要被重新解读，每个人都感受到一种普遍存在的玩世不恭，这会伤害我们对现实、真相和艺术的想法。

——文化评论家、诗人**凯文·杨 (Kevin Young)** 在《恶作剧、欺骗、盗窃、手机、“后事实”和假新闻的崛起》一书中写道，这种虚假陈述在数字时代变本加厉，“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风险的时期”。

声 音

新兴的阳刚之气赞美男性的宽容、灵活性、多元价值和情感表达，而在过去，男人却是凭借力量、确定性和禁欲主义才成为男人。

——**本·萨瑟 (Ben Sasse)** 写道。他对美国男性的气质弱化和对政治理解的低幼进行了批判，并探讨了所谓的男性气质为何物。

孤独比“独自一人待着”给人更强烈的感受，那种静止感，会让你提前一窥死亡的面貌。

——专栏作家**海莉·坎贝尔 (Hayley Campbell)** 说。29岁那年，海莉先后遭遇了祖父母病逝、和男友分手以及宠物狗去世，“一旦开始失去生命中的某几样东西，就会觉得失去其他的也没什么大不了，这样才能独自一人好好静静”。她于是搬到了人口稀少的社区，辞掉了工作，清空了社交生活，想看看“孤独”究竟会带来什么，结果发现必须依靠疯狂的阅读、健身等方式确认自己的存在感，才能“时刻说服自己不会就这么消失，或者即便消失了，也有人惦记着你……”海莉同时指出：虽然孤独如此可怕，但有数据表明，在英国，仍有11%的人会主动应对孤独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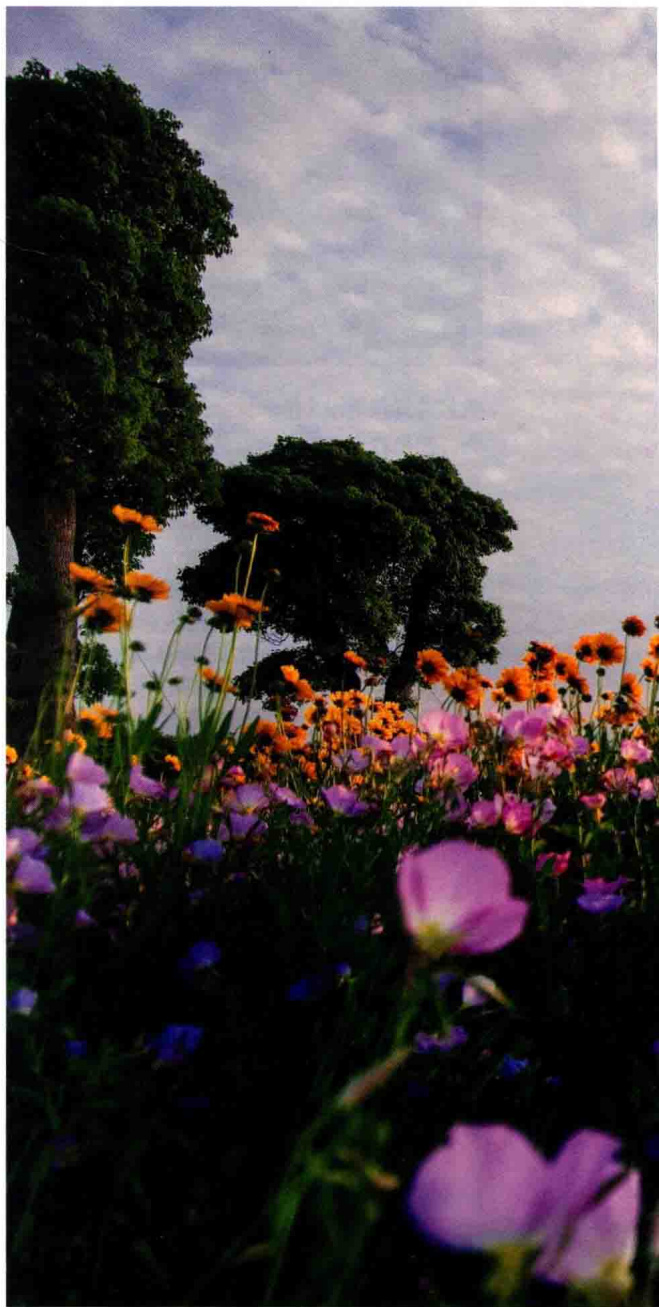


女人和猫会随心所欲做让自己开心的事，男人和狗应该放松点，然后逐渐习惯这种现实。

——美国小说家 **罗伯特·海因莱因 (Robert Heinlein)** 曾如此劝慰他的读者们。

‘摄影，饭塚水叶’

下一位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（心理学家）可能是位数据科学家，下一位卡尔·马克思可能是位数据科学家，甚至下一位索尔克·乔纳斯（病毒学家）也可能是位数据科学家。大数据革命并非意味着收集越来越多的数据，而是收集正确的数据。——曾在谷歌任职的数据科学家**赛斯·斯蒂芬斯-戴维多维兹 (Seth Stephens-Davidowitz)** 说。赛斯发现，人们在社交生活中总是习惯性说谎，而大数据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，让我们窥探人们透过键盘才会坦诚的千奇百怪的事情。每天，全球数十亿人在谷歌、社交媒体、约会网站甚至色情网站上留下数据足迹，在匿名机制下，仿佛四下无人，人们才会吐露自己最真实的想法，以及真正想问的尴尬问题，讲述出自己的无性婚姻、个人精神健康问题、不安全感、受虐，以及对有色人种的憎恶。换句话说，大数据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性本身。



‘摄影，PENG YUN

Summer of Xiao Duo's 1-09
Courtesy of Vanguard Gallery (Shanghai)
Photofairs Shanghai’

去跳舞，就像没有人在看一样，
去爱，就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，
去歌唱，就像没有人在听，
去生活，就像在地上的天堂。

——很少人知道这段话的作者，它因此入选了“你听过却不知道谁说的名言”名单。原话作者是美国教育学家**威廉·W. 普林 (William Purkey)**，他认同积极心理对教育的强大推动力。威廉的教育理念是：人都具备潜能，但很多人的潜能并不显现，需要发现和开启。



艺术能让我更好地忍受生活



一次,英国《独立报》的记者让奥黛丽·塔图(Audrey Tautou)用几个词形容自己,她选了“狂野”(wild)。“不是总喜欢去夜店的那个意思,”她解释说,“是说我这个人很难驯服。我不喜欢把自己塞挤到体系之中,也不喜欢肤浅的对话——对我来说太难了!到底怎样才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半天废话呢?”

最近,有人问现在的她是否还能用这个词来形容,她回答说:“我很寂寞,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并不好。就像只小动物:我先观察,再变得柔和,最终允许自己被驯服。现在我的心完全敞开了。”

一堵5米×2米的白墙，密密麻麻贴满了傻瓜相机拍摄的5寸照片。虽然早有传闻说奥黛丽·塔图会给每位采访她的记者拍照，但几百张照片出现在眼前时，还是有点震撼。

照片四角的信息如档案一般精确：左上上所宣传的电影名称，右上是采访地点，左下是年月日和采访持续时间（通常在15分钟左右），右下是相关媒体的名称。此外出奇统一的，是每位记者脸上无害的社交式微笑。照片像接龙般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，拼凑出塔图事业的起伏——《天使爱美丽》《漫长的婚约》《达·芬奇密码》和《时尚先锋香奈儿》显然是其中的高潮，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块背景板前，她会连续接受几十位记者采访，另外一些小众电影的采访线条则短暂得多。凑近看，照片中也有跳脱的细节：比如一位记者太想卖力讨好，脸上笑容反而无比僵硬；另一位想保护隐私，半边脸埋在阴影里；还有几次，照片中出现的是一部电话，或是一台电脑。

Lens问塔图：“这么做是不是在表达挑衅？”她立刻否定了，说只是想和记者之间的“交往变得更有人情味”，但她又说，拍照时会假想自己“是一位人类学家”，在做一场关于记者的“人类学研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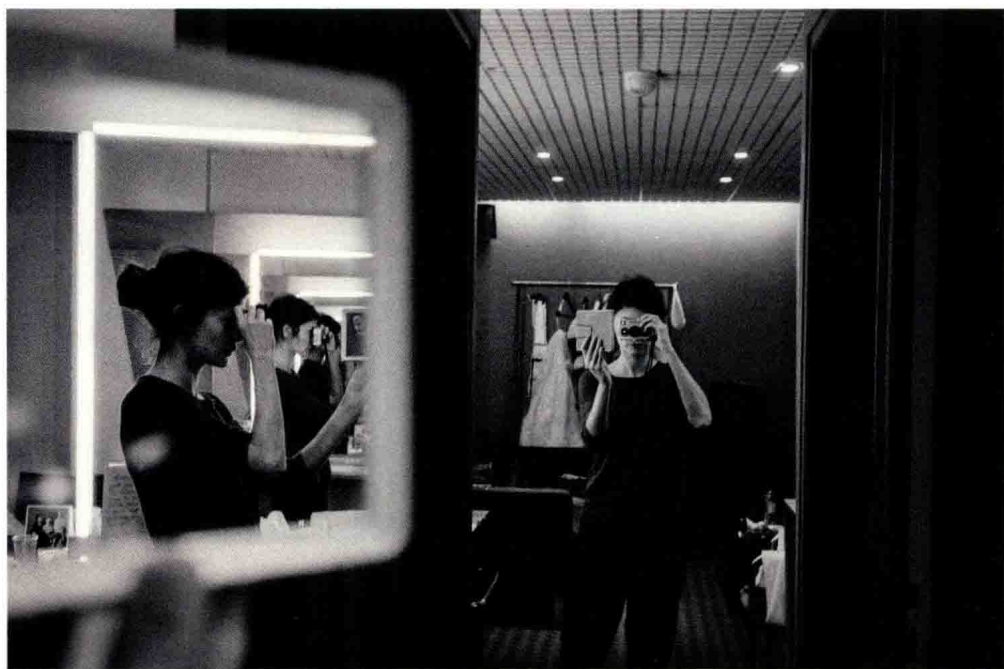
塔图很早就识破了自己和记者之间的不对等：他们正是驱动她名气运转的马达，而她不得不因此忍受他们发出的重复而无聊的问题。她也曾忍无可忍过，“看着那些采访记者，我觉得特别可笑，他们甚至之前都没有机会去看电影，却想着法子问一些看似深入的问题”。《达·芬奇密码》的发布会后她曾如此公开抱怨。还有一次，她问一位英国《独立报》的记者是否能讲法语，对方回绝后，她说：“但是你们这些说英语的人从来都听不懂我的话！上次是谁说我‘决定息影’，我为此前后后解释了3年！”

这些“小道消息”甚至让她的家人感到困扰。有一次，祖母惊恐地打来电话责备：“听说你要搬到美国去了！你怎么能这么做！”吓得塔图一溜烟从当时所在的纽约跑回了巴黎。

关于塔图，还有一个谜：她反复被报纸头条描述为“一个拒绝好莱坞的女人”。翻看这些年来的采访，可以很好笑地看到她如何挖空心思反复应对记者抛出的这个问题。“哎呀，洛杉矶车太多了，城市又摊得很大，住起来很不舒服啊！”“哎呀，好莱坞的竞争太激烈了，他们又不会优待法国演员！”“哎呀，我已经40岁了，40岁的女演员在新的地方找工作可不太



这是奥黛丽·塔图拍的第一张自拍照，她胸口挡着一件用纸板做的假胸衣，戴着一副像是小时候看日全食时用的夸张眼镜，左手捏下快门。“拍照时，我发现自己完全掌握了主动权，可以想怎么拍就怎么拍，很好玩。这次经历给了我拍照的冲动……关于拍照，我并没有明确的目标，可能这样反而一直坚持了下来。”



剧院后台，塔图一身黑衣的干练打扮，看起来就像个成熟女演员该有的样子。这些年她开始演话剧，因为“话剧需要反复排练，要求演员有责任感，比如准点去剧院、化妆、弄头发，这让我感觉自己又像个大人了。话剧女演员得照顾好自己，而电影女演员像个婴儿，总在别人保护之下，连包都不能自己提”！

容易！”“哎呀，我们法国人毛病可很多，我们总是在抱怨，非常傲慢，还会过度自傲。”

其实，她可能只是不那么想改变，不那么想远离朋友和家人，也不那么想过明星式的生活。“我不是个喜欢迎风而上的人，”她说，“看到浪花，我会收起冲浪板跑回沙滩。”

她确实很“法国”：耸肩、撅嘴、翻白眼、常说“*Oh là là*”；谈论艺术像是谈论家常便饭，并天生掌握了令人晕眩的哲学性语言（“无论摄影、电影还是文学，它们的根本都是讲述一个故事，是对现实的一种表达。当需要以艺术表达时，我们不会只局限在某种形式中。”）；认为“直觉”可以用来合理化世界上的一切事情（“这是个好问题，但是我没法回答您。拍照片时我是很凭直觉的，压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迫切。”）；以及对社交媒体和网络表达出高人一等的厌恶感（“我从来不用 Instagram 和推特什么的……真是抱歉！我一对着电脑，脑袋就乱得很！”）。

最近 10 年，她接的几乎都是法国电影，并且保持着一年只拍一两部的节奏。“如果比现在多演一些，我就完全没有个人生活了。”她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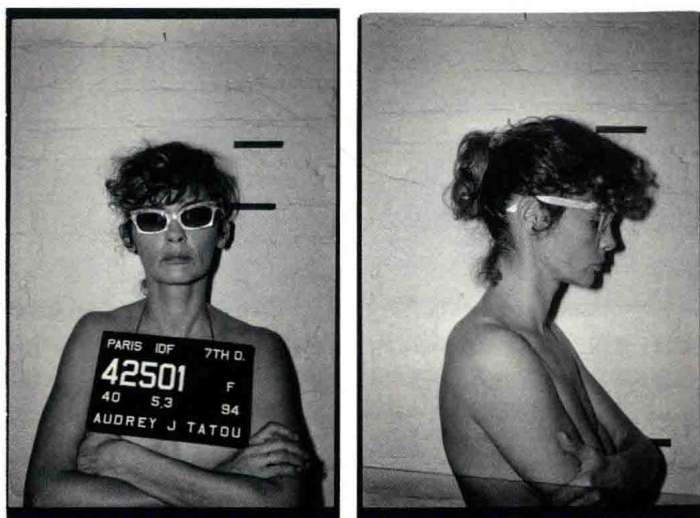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一年有漫长的 12 个月啊，两部电影，大概占去半年左右的工作时间，剩下的大量空闲，她都用来干吗呢？

“我写写东西，看看书，旅旅游，拍拍照片。”通过 2016 年的电影《奥德赛》，大家还知道了她喜欢驾船出海。有些事她可能永远不会分享出来，有些事，可能比想象中占据她更多时间——比如拍照。“一张照片，通常要花费 15 天到半个月时间才能拍出来。”她说。

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相交时节的冬天，塔图的照片通过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来到厦门展览。这些照片可能是窥探她真实生活的最佳途径——因为都是在她亲密生活环境中拍下的自拍照。能看到她在片场使用的化妆间老旧漆黑；冬天时，她喜欢戴顶小姑娘一般、两边有毛线辫的帽子；她的日常衣着品位令人生疑（居然用红色搭配粉红色）；她有数不清的皮包，但看起来都像二手货；以及她在出去玩时，也会对着影子、车后视镜和玻璃自拍。

Lens 和塔图讨论了这些照片。

“名气让你拥有力量，但那种力量很肤浅。”



“Composé”（摆拍）系列中有名的“囚犯照”。塔图戴着玳瑁眼镜，胡乱梳在脑后的卷发，赤裸上身，紧紧抿住而向下撇的嘴唇，白色砖墙，挂在胸口的牌子，以及牌子背后看起来平坦而下垂的胸部，这副潦倒无比的形象仿佛在质疑她在银幕上展现的光彩。

塔图说，这张牌子上的所有字母和数字都有私人含义，但她并不想解释。最上面写着法兰西岛大区，巴黎，第七区，也许是她所住的街区？或者第七区是巴黎人熟知的“政府区域”，她在隐喻某种对公权力的不满？中间是42501，某种不得而知的编号；F，或许是“Female”（女性）的简写？40，如今的年龄？5.3，某个日期？94，1994年，她18岁那年？AUDREY J TATOU的含义她倒是解释过，在片场，“TAUTOU”（塔图）经常被错误地拼成“TATOU”，她也从不纠正。



Lens



塔图

Lens: 展览为什么叫作“superfacial”(英文中,“肤浅的、表面的”一词正确拼法应为“superficial”,和塔图展览的名字有一个字母的区别)?

塔图: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名字,把“superhero”(超级英雄)和“facial”(表面的)两个词结合在一起,我认为这就是作为公众人物的感受。大众眼光描绘了公众人物的刻板画像,我作为画中人,拥有一张众人皆知的脸,感觉就像带着一张悬挂在公众面前的大屏幕,上面展示出别人的幻想。这些照片中的人既不是一个真实的人,也不是一个角色,可以说是个“无人之地”(no man's land)。

名气这件事会让你超越普通人,因此拥有一种力量,而与此同时这种力量又是非常肤浅和表面化的,所以我发明了这个词。

Lens: 你是怎么开始拍照的?

塔图: 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拍照了。那时我很迷戴安·弗西(Dian Fossey, 野外研究大猩猩的女科学家,后在非洲被神秘杀害。——编注),想成为探险家,或者摄影记者,梦想着能够到森林里去拍照。我11岁时就拥有了一台“大人的相机”,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拍照,走到哪儿包里总装着台相机。

大概10年前,一个摄影展要求我提供一张自拍照,所以我拍了那张对着镜子、穿着件假胸衣、戴着太阳镜的照片。那是第一张。第二年,又有本杂志让我提供一张照片,我又照做了,然后意识到这很有趣:我从来都逃不开别人的镜头,干脆用摄影来谈一谈这件事。

Lens: 大约从《天使爱美丽》后,你会给每位采访你的记者拍照,这是种赌气的行为吗?

塔图: 不是的,这只是我出于本能的想,并没有任何偏见。其实这是一种需要,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媒体交流,与记者的会面稍纵即逝,我并不能留下关于他们的任何痕迹,但我想让这些交往的瞬间变得更富有人情味。

我想像个人类学家那样去记录这一切。这也是与媒体机器保持距离的一种方法。

Lens: 听说你拍照非常慢?

塔图: 我拍照已经有20——甚至25年了。以前只是个业余爱好,把拍照当成闲暇时的乐趣。很多自拍是我在后台、化妆室,或者去旅游时拍的,完全没有目的,就是随手一拍。

另一部分被我称作“Composé”(摆拍)的照片花了我很长时间。那是因为我一个人要忙活所有的工作:前期构思、服装、道具装饰、执行操作、现场控制、灯光,还有在暗房冲印胶片……



这个过程非常非常难。我没有助手，所用的相机、设备和照片中的装饰物都是家里现成的东西，说白了就是亲密、近便的个人日常物品，必须根据手头有的东西来调整头脑里的想法。我想：普通人也能用日常物品拍出具有艺术性的照片，所以没有租摄影棚什么的。但真的是每个环节都有意外啊。不是有句老话嘛：你只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。

Lens: Composé 系列中的每张照片都像剧照，你设计了背后的故事吗？

塔图：其实我拍的是“人们心中隐藏的小麻烦”，就是别人直勾勾盯着我时，我的那种感受。一个人看着我时，他头脑里已经构想出了我是怎样一个人，过着什么样的人生。我想抓住的就是头脑中这种小小的波动。

拍 Composé 时，我是个没有确定脚本的人物角色。没有安排情节，也不用照片讲述故事。照片中的所有东西对我而言都有某种意义，因为它们全是我房子里的私人物品，我总会加入一些线索，但是人们在第一眼看照片时并不容易发现。我有点自娱自乐。

比如那张“囚犯照”中，“Tautou”（塔图）被错拼成了“Tatou”，采访中常有人这样，我没有意愿去纠正，觉得挺有趣的。大众会根据自己的眼光对你做些改造，有点像在做游戏。照片中的数字也不是随意放上去的，但是我不解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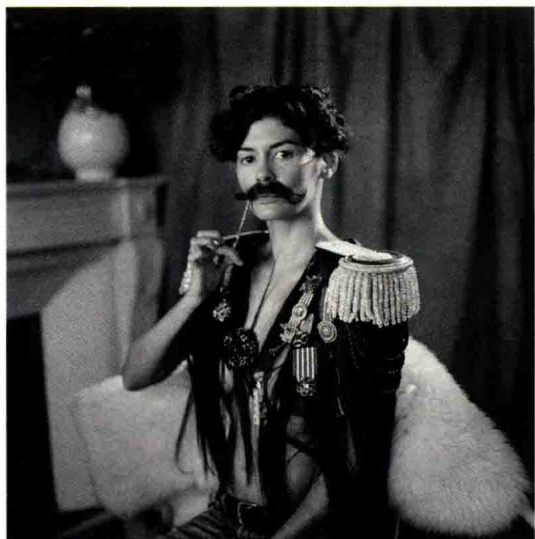
Lens: 使用个人空间时，你是在策划一场表演，还是在揭示、告白自己？

塔图：我觉得我是在摧毁关于明星的陈词滥调，就像一场游戏：用很个人的东西，反而创造出很肤浅的照片。首先，完全靠自己拍照这种方法，就摧毁了“明星干什么都要很多人协助”这种陈词滥调。一张照片攻破一种陈词滥调就够了。

<左页图片> 塔图唯一一张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：巴黎近郊的一处水塘，背景中的烟雾是塔图用造烟器做出来的——她雇了祖母波莱特进行现场操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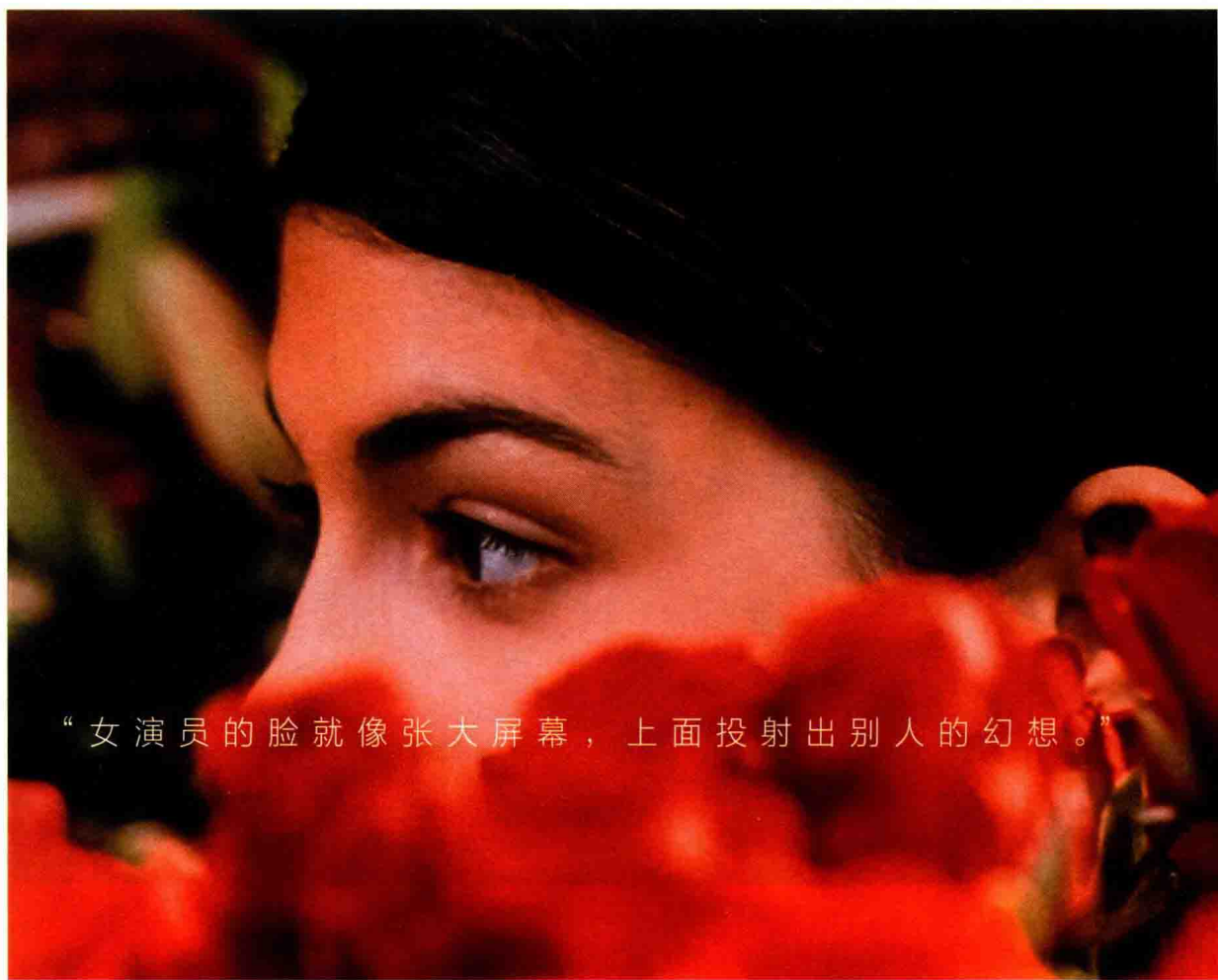
“有人把这张照片解读为准备重新回到水中的美人鱼，但我更愿意把它和纳喀索斯的神话联系在一起：一位漂亮的年轻人悲剧性地被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了。”

塔图和祖母非常亲近。在 2015 年出演的电影《爱是永恒》中，塔图在影片最后成了一名老妇人，她曾说这个角色就是“演给祖母看的”，“因为我想让她看看，等我到了她这个年龄会是什么样子……她给我讲过衰老所引发的困苦：身体如何变得虚弱，自控力也逐渐消失……”然而影片还未公映，祖母就去世了。



“Composé”系列中的一张。其中出现的全是塔图的私人物品，甚至可以通过背景大概了解她家里的装修风格。然而当假胡子、军装式披肩、奖章、假发、裸体和牛仔裤组合成为一种无意义的状态，即便再亲密的物件，也难以从中窥到主人生活的真实面目。

有人问塔图：若是讨厌公众目光的话，为什么还要举行摄影展？她回答说：“因为这并不会触犯到我内心隐秘的私人空间。”



“女演员的脸就像张大屏幕，上面投射出别人的幻想。”